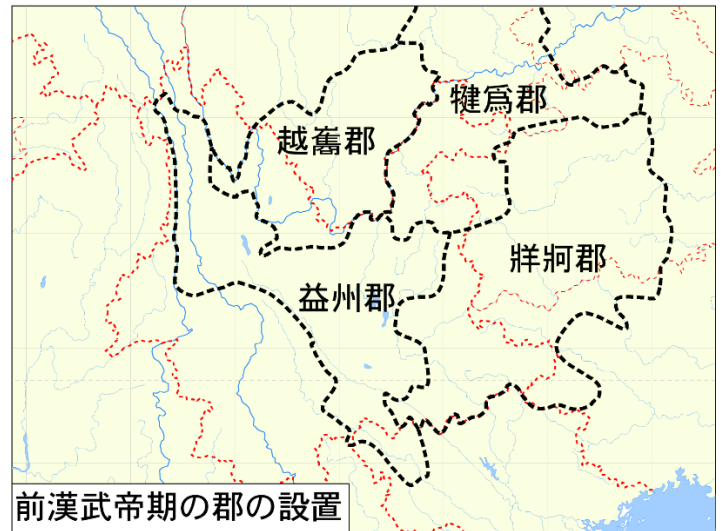


## 2. 秦漢～魏晉南朝：西南夷の「発見」と南中社会の成立②

### 2.2 前漢武帝の西南経略

#### ■武帝による西南四郡設置

- ・犍為（けんい）郡 ← もとの僂侯国が中心
- ・益州郡 ← 滇国
- ・牂牁（そうか）郡 ← 夜郎
- ・越巂（えっすい）郡 ← 邛都



#### ■郡県を設置と漢人の流入

- ・滇国はいつ滅びたか？  
武帝期の直後？（金印が墓から出土）
- ・雲南民族の「漢化」：滇池地域の墓葬，紀元前後より完全に漢式墓に  
→滇人も当時の漢人に「同化して消滅」した可能性（≡「滇人」と呼ばれなくなっただけ？）

### 2.3 雲南西部の古代文化

#### ■雲南西部に関する知識

- ・前漢時期：漢使／滇使は「昆明」に阻まれた / 司馬遷自身も雲南には入っていない

西南夷列伝の「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牂牁，名為嶲、昆明」という一文をどう解釈するか？

- ・「同師以東」←「南越以財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師」（西南夷列伝）
- ・「北至牂牁」←「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内臣」（司馬相如列伝）

「随畜遷徙，毋常处，毋君長」「嶲、昆明」に関するこれらの記述の根拠？

- ・「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為求道西十余輩。歳余，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  
滇王は漢使を西に向かわせなかった＝漢使は「昆明」に接触していない

#### ■洱海地区の考古文化

- ・1939～1941 の呉金鼎・曾昭燏らの調査以来の考古学的研究：
  - 農業を主とする文化（蒼洱境仏頂遺址・馬龍遺址など）
  - 漁撈を中心とする文化（銀梭島遺址など）
  - 農耕が主・家畜飼養を副とする文化（賓川白羊村遺址など）
  - 農業・漁撈併用の文化（劍川海門口遺址など）の存在が明らかにされる
- 「遊牧を主とする」昆明人の文化とは別／時間的には滇池地区よりもむしろ早期に発達

- ・80年代～90年代初の中国研究者：「史料上のどの古代民族に当てはめるか」
- ・しかし，上述の分析から司馬遷（および前漢時代の中原漢人）が雲南西部に関する具体的な知識を持っ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は明らか

・無理に史料中の民族名を割り振るのではなく，作業概念として「古代洱海人」とでも呼んだらどうか？（林の雲南大学に提出した博士論文で提唱） →「洱海人」「洱濱人」として通説になる

## 史料 2.3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

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

馬曜《白族异源同流说》(《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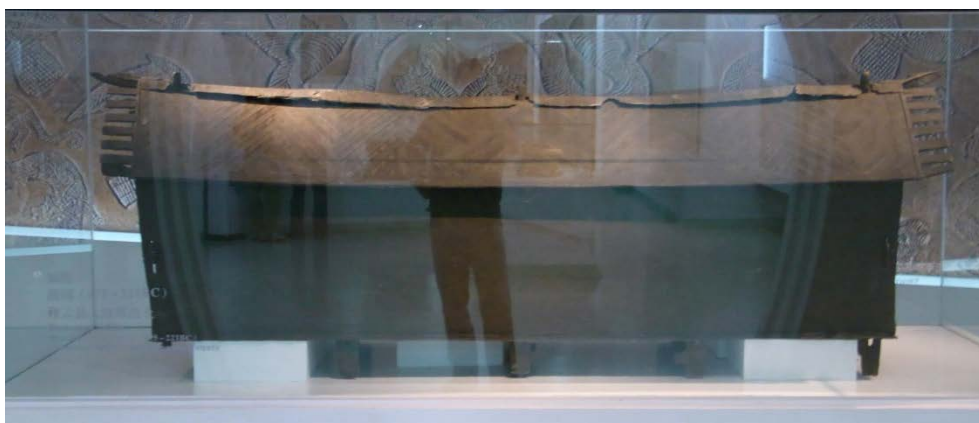
最早活动于洱海周围的“洱滨人”，他们不是滇僰人，而是“西洱河蛮”的前身……

……《史记·西南夷列传》只提到滇池以西随畜迁徙的“昆明”人，没有记载洱海周围的平坝地区的农耕民族。日本学者林谦一郎在其《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云南大学博士论文)中，把上述洱海周围的农耕民族称为“古代洱海人”。由于他们分布北到剑川、东到宾川、南到弥渡、祥云，似称为“洱滨人”较为恰当。

何耀华总主编《雲南通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P.141)

……从文献资料和近年来的考古资料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在洱海地区确实存在一个被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漏记的族类，他们与“毋常处”的昆明不是同一族类，而是从事定居农业生产的居民，我们把他们称为“洱海人。”<sup>④</sup>

④ 林谦一郎：《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云南大学199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2页。



祥雲大波那遺址出土の家屋型銅棺

■永昌郡の設置

- ・後漢明帝期：永昌郡設置（AD69）
- 中原王朝勢力の雲南西部への進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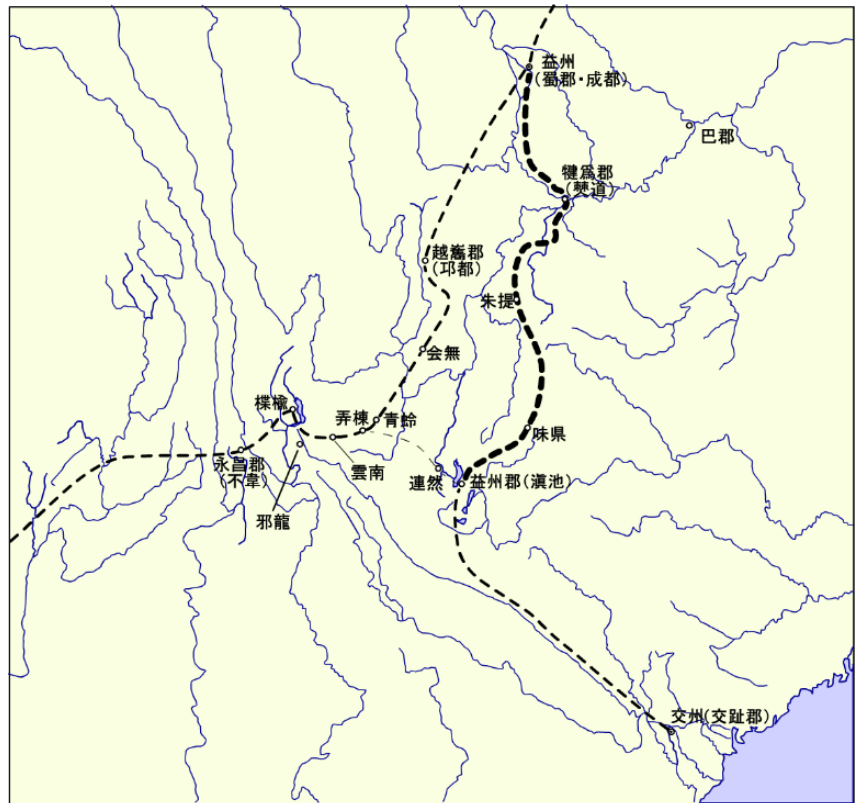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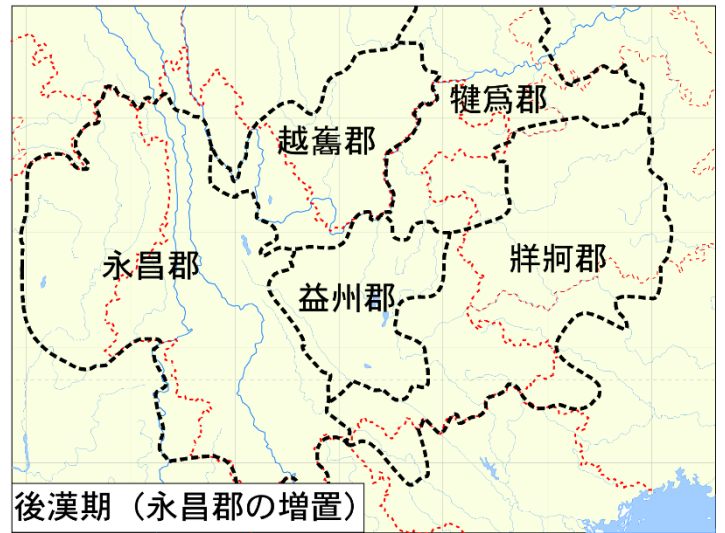
■『後漢書』西南夷伝の哀牢沙壹伝説：

- ・龍の感生説話→タイ系民族の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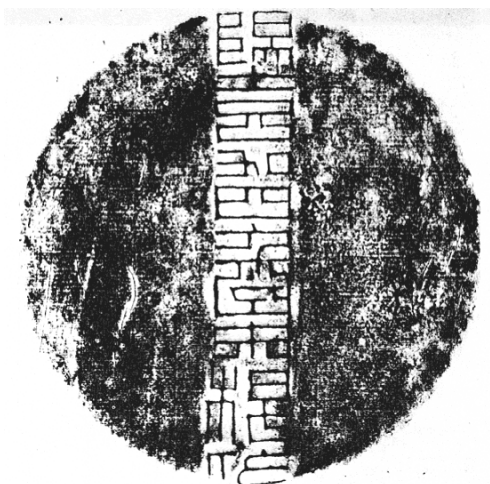
2.4 西南開発の目的

■前漢後半期～後漢：漢人移民の増加

- ・雲南東北部（犍爲郡，晋の朱提郡）は当時西南の先進地域（→伝世青銅器）
- ・対外交易路（蜀身毒道・夜郎道）の「通道」（でしかない）  
→鉱産資源（銅・錫）目当て（四川地方の後背地としての犍爲郡南部の開発）
- ・当時の四川－雲南メインルートは犍爲郡經由



紀元前2～1世紀（前漢）



伝世陽嘉四年朱提銅洗（出典：汪寧生『雲南考古』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 史料 2.4 『後漢書』列傳第七十六 南蠻西南夷列傳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

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箬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芎。鹿芎人弱，為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為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箬船沈沒，哀牢之眾，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芎，鹿芎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眾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芎，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

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賚。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人。」

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麗毼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

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絜，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為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夷俗安之。純自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嶲唐城。太守王尋奔牂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嶲、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為破虜傍邑侯。

## 史料 2.5 『漢書』卷二十八上 地理志第八上

犍為郡，武帝建元六年開。莽曰西順。屬益州。戶十萬九千四百一十九，口四十八萬九千四百八十六。縣十二：犍道，莽曰犍治。江陽，武陽，有鐵官。莽曰戢成。南安，有鹽官、鐵官。資中，符，溫水南至暨入黠水，黠水亦南至暨入江。莽曰符信。牛鞞，南廣，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犍道入江。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漢陽，都尉治。山關谷，漢水所出，東至暨入延。莽曰新通。郫郫，莽曰孱郫。朱提，山出銀。堂琅。

## 史料 2.6 『後漢書』志第二十三 郡国五

永昌郡 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雒陽西七千二百六十里。八城，戶二十三萬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萬七千三百四十四。

不韋出鐵。 嶺唐 比蘇 牂榆 邪龍 雲南 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 博南永平中置。南界出金。